

血汗與生命的樂章

下

大甲溪發電廠

文／許芬鈴 圖片提供／大甲溪發電廠

數日的驟雨，高漲的溪河，只要想辦法進電廠上班，將電力正常供給之外，沒有什麼事情值得去多想。

泡在零下冰水裡

由電廠派出的交通車，走到不能走的路面，「我們就由谷關，下到溪底分批坐上兩個汽油桶，平鋪木板而綁成的馬達船，」供應課的邱日清談述：「渡河繞過山崩地，再上岸到廠上工」。

天上的雨，還繼續下著，「河床遇雨就變得十分溼滑，加上遍布的青苔」已退休的林再卿老廠長說：「處處都是險象環生、打滑摔倒的鏡頭，但是為了工作、為了發電，青山

的同仁還是心一橫、咬著牙，總會等到路通道暢的一天」。

完工於民國四十一年天的天輪電廠，早期因為「橫貫公路尚未興築，由東勢到白冷全是砂石路，」林再卿指稱：「路面窄狹、蜿蜒崎嶇不提，每日只有寥寥幾班客運來往豐原、谷關，而下午五點以後，又無班車抵達市區了。爾時該地人煙稀少，服務年久精神難免感到疲憊、空寂」。

天輪電廠在民國六十七年以前，只安裝三部機，當第四部機運轉發電前，土木課要作通水試驗。「自發電以來，由開發處主導做連通管的測試，都必須配合民生用電非尖峰的冬天時段，」田詒湘談浸泡的滋

味：「將漆黑隧道的水放光之後，徐番昌和我進去做連通管檢修」。這條長達十一公里的引水隧道，每年固定由天輪壩檢測到平壓塔。

摸黑貼牆進入隧道，是土木課田詒湘的專長，從晚上十一點到隔日清晨六點，是他們的上班時間。「我們在水中冷得哆嗦打顫，遇見深及膝蓋的水流，是老天恩賜，而踩空掉到水深至下巴的坑洞，只能說：這隧道，老了！」每到冬天全身上下，沒有一寸皮膚不抗議的田詒湘，還不忘苦中作樂：「泡在七小時的冰水中，從東卯溪的出口走回電廠，還有四公里，沒車、全身濕透，加上冬天時而下雨，回到電廠就不

必洗澡了」。

發現異狀，就要追根究柢。民國六十年時，田詒湘發現八號直井處，有水滴滴落，圖面找不到，手電筒也探不到，就問了老前輩巫義城(已去世)，原來在民國四十年的時候，施工隊就曾說過此帶有橫坑，巫義城就帶著劉福星、田詒湘爬往長兩百餘公尺、深八十三公尺的橫坑隧道探個究竟。「哇！我們手電筒一照，數萬對眼睛對著你閃亮，」田詒湘當時還搞不清狀況：「乍時之間蝙蝠大叫，四處亂飛，我們趕緊以匍匐的方式，離開這條橫坑隧道」。

沉砂池到東卯溪的這條水隧道，田詒湘從民國五十年走

起，走到什麼時候？「走到退休了、老了，我的記憶還會繼續的走下去」田詒湘如此說。

借地圖，請等半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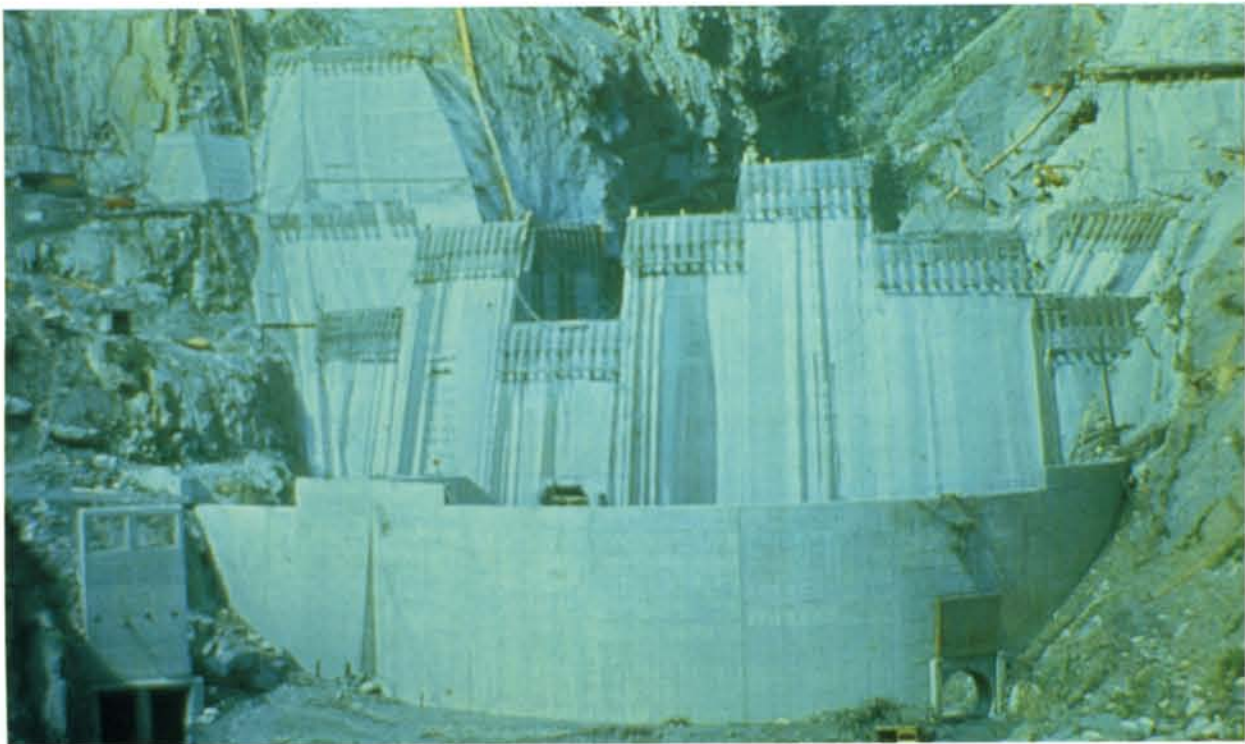
天輪逢災，他們義不容辭；天輪有難，他們責無旁貸。「蹂躪大甲溪的八七水災，發生在民國四十八年，」機械課長黃封江提到：「水患讓下水車儲水槽浸水，情況危急。廠內派遣人員由主管用繩索，將此人繫綁潛入水底，將關斷閘關閉，才解除潰廠的危機」。

民國五十九年九月七號，美安颱風來襲。移山走石將引水隧道堵死，而天輪近五十公分厚的圍牆，也讓土石傾倒，累高七、八公尺的泥漿、斷木、石流，將大門、發電室淹沒。為了儘速將前門的巨石移除，需用空壓機鑿洞炸石，「達見工程處獲悉派人支援，由謝文周和王文植駕駛小卡車，後攏拉著空壓機前來，」田詒湘表示：「卻在谷關十文溪橋下坡

路段，因天雨路滑剎車不住，導至人車翻落溪底」。翻車時，謝文周被彈出車外直墜河溪，由原住民救起；而王文植則因強力撞擊，昏迷之後溺斃大甲溪。

悠悠大甲溪，上有青冥之高山，下有淥水之波瀾。「民國六十六年，電保人梁仁德在上游松茂，涉水至對岸將埋設的臨時木樁，改為永久性的水泥樁時，」水土保持課長潘顯昌敘述狀況：「他走到保護帶界樁處，不慎被水流沖走。游泳高手的梁仁德，瞬間長筒雨鞋灌水、雨衣膨脹，人就笨拙了」。兩名伙伴看他滑倒，緊偕著往下游尋人，無奈在迴流與流動水的交界點，找到氣絕身亡的梁仁德，那年他三十六歲。

從事水土保持四十年的潘顯昌，民國四十八年進台電起，就與高山流水結下難解之緣。四十年前的高山地圖，為機密文件隸屬軍方管制，需要調測



名列亞洲高壩的德基水庫壩建造時景。

地質，要先發文至警備總部申請，再由聯勤發放。「一張地圖，通常需費時半年才會到達台電主管手上，」潘顯昌說：「而被圈出密密麻麻的紅記號，則是上級指定要作水庫、攔砂壩的地方」。這些記號，沒有一定的規則，是看地圖的人覺得可以作水庫，就標點了上去。

不論是否有路，不論距離地圖的標地還有數十公里，必要時電源勘測隊必須除草、劈雜木、造小徑；而遇到急湍欲渡河時，電保人就砍四到六寸的樹木，作為獨木橋。民國五十五年，德基建壩前三年，當時在電源勘探的潘顯昌他們，往松茂的山區，調查這帶地質、岩床。

盤繞群山、危岩聳峙，此段由松茂到德基的迴流路，全長十四·一公里。行軍鍋、醃製魚、味噌、乾麵筋、肉罐頭，是他們的標準糧食。白天測量，晚上就搭帳篷砍些芒草，

隨地一鋪捲起了是墊被，也是蓋睡的毯子，就睡在稍高的河床石塊上。調查最怕碰到夜間下雨，潘顯昌道著：「突來的雷雨，不到十分鐘就會引起溪洪爆發」。估算是對的，被豪雨困在高山上的潘顯昌，所幸找到工寮可以避雨，而食物吃完後，還得向原住民要雞雜的乾包穀，煮成玉米湯裹腹。

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

漫步走在人跡難至的山河襟帶裡，潘顯昌來到大甲溪河岸，台電也有了專做勘測的地圖，這種匪夷所思的水庫標地點，也不復見。

分野河的左右岸，是面對下游，以左為左，以右為右；分辨拼命與盡責，只有一股優勁和熱忱。民國五十三年，德基水庫的迴流路，沿途共設一四四個測量點，由軍方帶路順著兩岸，做驗收的工程。「一驗，驗了十年，不是進度緩慢，而是無路可走。民國六十

三年時，」潘顯昌心有餘悸談：「在『達義』的左岸，碰到工作生涯裡，最無法想像的斷崖。想要回頭，由下方再繞路回來，但可能須再花個把月，而且為了將來水庫的永久樁點，還是決定冒險一試」。

在黃鶴之飛尚不得，猿猴欲度愁攀援之下，潘顯昌手腳並用，爬上寬度不到卅公分，而直坡卻有七十餘度的岩盤。「在完全懸空之下，我縱身一躍到另一座山岩突出的小平台上」他說：「不論是少跳十公分，或多跳十公分，都將摔入德基大壩中，長沉水底」。

德基水庫的迴水路，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，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。民國七十三年，領頭的分隊長陳有志，帶著潘顯昌與吳明榮，共同乘坐引擎塑膠筏，在松茂做現場調查工作。「塑膠筏開到迴水路末端，水庫產生迴流，我們三人都判斷可以再嘗試往前開，」潘顯昌說：「結果帶衝的角度與水流

相抵，船板立刻傾斜四十五度，我們三人被沖往山岸邊」。千鈞一髮之際他們被彈出，所幸分別扳住石縫、抓到樹根，人就拿直直的掛在岩壁上。「如果掉到水庫裡面，我們就沒命了，」潘顯昌提及：「除了水溫比平地低上六、七度之外，容易抽筋也是致命因素之一」。

掛在山腰上的他們，雖然驚魂未定，但是專業的判斷，使人迅速冷靜下來。「約莫過了十分鐘，等到水紋隱住了，」潘顯昌他們嘗試自救：「我們用腳勾回飄蕩在水庫山岸邊的塑膠筏，喊著口號慢慢的往下踩，一踩一放，先將部份的積水彈掉，讓船恢復平坦的狀態，再平均重量的從山邊坐回船上」。

驚險的鏡頭，在此端、彼端都曾出現。邱明豐，一個已經退休的台電人，但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，「民國五十六年，天輪廠的PCB故障，當年邱

明豐為天輪電務課長，」大甲溪電廠水陸股長謝松本指稱：「他在外頭得到這個訊息之後，馬上騎摩托車趕回廠內參加搶修，卻在東勢新伯公附近，因為連日天雨路面打滑，摔斷了鎖骨」。

與死神擦肩

如果這樣的意外，就讓他心生怯畏的話，今天的邱明豐就不會退休至今，還讓人念念不忘。民國六十二年，同樣是PCB油量管有問題，「在現場檢修的邱明豐課長，因為礙管的吊度傾斜，」謝松本提到：「他被倒下的利鋒割到，右手手筋因而被切斷」。被送往東勢醫院急救的邱明豐，無視血流如注的手掌，口中還頻頻叮嚀、交代，工作務必如期完成，送電要恢復正常。

盡心竭力是工作精神，也是許多台電人奉行不二的法則。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下旬，「中部地區連日豪雨不斷溪水大

漲，在廿七日下午天氣轉好，水路股長林進德已退休騎機車到東卯溪去巡視、清理小堰堤進水口，」土木課的田詒湘說：「但是到了晚上七點，平常會打電話告知工作耽擱的林股長，遲遲沒有撥電話給家人」。

經由查詢之後，連曾明廠長急偕著工安股長劉柚淞、人事股長林金印到東卯溪查看。林野荒地，讓人不禁有山暝聽猿愁，滄江急夜流的感觉，而「沿途我們都不願意妄自猜測，希望最後看到的是好消息，」連曾明廠長表示：「到了東卯溪的渡槽，在下游三百公尺處，看到了林進德心神恍惚的走出來。原來林進德清理東卯溪時在渡槽摔倒，「所幸他掉落在樓梯的平台，昏迷了幾個小時之後就自行甦醒，」連曾明指稱：「如果他往左邊落地，就被滾滾洪荒沖走了」。

有人被救，有人救人。民國



宏偉的德基水庫，碧波萬頃異常秀麗。（攝影／林枝旺）

七十四年底，大甲溪上游水壩洩洪，有兩名遊客仍在溪底遊玩，絲毫不知上游排出千軍萬馬的波濤。他們旋即被急流所圍困，情況十分危急。「天輪電廠的吳由野獲悉此事，」田詒湘提出：「馬上與谷關電廠的楊英佶涉水搶救，所幸因為他們的當機立斷，保住兩位遊人性命」。

天輪美談不只一件。民國七十八年新天輪工程處，在天輪電廠進行五號機工程。「就在做壩頂橋樑時，有一名包商在平台做拆除工作，因為施工震動因素，這名包商掉落墜下深潭中，」土木課田詒湘表示：「當時驚慌的包商群，因不諳水性不敢下水救人，正在職班的林谷澤，得到消息馬上躍入池中，將工人救起」。

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廿八日下午，新天輪試運轉發生爆炸。分別由日本三菱公司、瑞士威偉公司，以及大同公司承包新天輪的機電設備，在試運轉的

時候「轟」的一聲，造成七死廿六傷。

生死一瞬間

分為四層的地下廠房，爆炸的地點距離隧道出口，約有三百多公尺。當年廠長丁世凱、工程處副處長褚金松，都是罹難的人員之一。「而甫從明潭抽蓄工程處退休的廖昌乾分隊長，復被包商『大將作工程公司』延攬，」工安課陳銘三仍遺憾的談著：「他擔負新天輪發電廠裝機施工，亦在這場事故中，以退休身份為台電捐軀，享年六十六」。

十秒鐘的時間，也決定了賴武志重生的機會。「以前就聽過前輩提過，地下電廠爆炸，會迅速產生火花球，」現任工安課長賴武志，談著他死裡逃生的經過：「看著日本工程師操作機器，剎那有閃電般的光亮一閃，異狀的火光就往上衝了」。平日進出地下電廠時，賴武志就自己開始想像、演

習，並預標出自己站立的位置點，所以從發現苗頭不對，到隧道內燈火全熄掉的十秒，就決定了他逃生方向。他趁此跑到某個分界的隧道口，在完全沒有照明的輔佐之下，賴武志以手探試，一路摸著牆壁順勢而出。濃煙在瀰漫，線路在閃燒，控制室一爆炸，當年在機械課的林春池，便往下一層的廠房跳。

這麼一跳，跳離死神的召喚，也跳斷了右腳。連天花板都燒燬的時刻，他趴在水車室，鼻子頂著水面爭取稀薄的空氣。「我知道水本身含有氧氣，」林春池說：「就在水中悶氣三十秒左右，再抬起鼻子接觸水面吸呼」。三十分鐘過後，他隱約知道有人走過來，此人是參加裝機的法籍的工程師，林春池便被扶往最下一層的壓油槽。

壓油槽室裡，擺著四千公升的空氣槽，每次有管子進出時，就會釋放微薄的空氣，在

地底的八人，就靠空氣槽存活。後來他們知道氧氣有限，便每人拿著塑膠袋，分裝一些氧氣，在事故發生後的一小時，他們從地下第四層的廠房裡，逃生而出，八人全數得救。

看過、聽過、碰過、經歷過數次生命攸關的關卡，大甲溪發電廠長連曾明，篤信人生沒有什麼事情好計較的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，全靠緣份來維繫。潺潺氤氳的綠色流水，與大甲溪河岸的砂岩、頁岩，譜出千古激蕩的對話，每一顆跳起的水花，都是頑皮奔跑在石上的傑作，它在陽光下閃爍，在雨天裡啾啾，不論是晴、是風，相遇的當下都是緣份。

四十幾年來的大甲溪流域，埋下了許多軌跡，承載著很多人的夢。有的夢懸結、有的夢圓成，當然還有許多的夢，流傳在兩岸，流傳在大甲溪台電人的口述裡……

源